

植根大地 诗意栖居

——论七窍生烟的诗歌

段晓磊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摘要]七窍生烟笔下的诗大都是由生活而来的一些只言片语,表面看来朴实平淡,但是平凡的文字织出的却是生活中的奇观,饱含着别样的感情,在口语诗写作中显示出别样的追求。其诗的背后是诗人迷醉的心灵,心灵的背后安放着他灵魂的巢穴,在那里,诗人幸运地获得了海德格尔式的诗意栖居地。

[关键词]七窍生烟;口语诗;生活奇观;诗意栖居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4)03-0042-05

Rooted in the Earth, Immersed in Poetic Habitation

——On Poet Qiqiaoshengyan's Poems

DUAN Xiaolei

(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Most of the poems written by poet Qiqiaoshengyan are just simple words from daily life. They are seemingly simple and plain, but full of feelings and weave the wonders of life, which shows a different pursuit of colloquial poem writing. Behind his poems is the poet's fascinated heart, and behind the heart is the nest of soul, where the poet obtained a Heidegger's poetic habitation.

Key words: Qiqiaoshengyan; colloquial poems; wonders of life; poetic habitation

七窍生烟是新湘语诗歌的重要诗人之一,有研究者认为:“读汪志鹏(七窍生烟)的诗歌,扑面而来的是新鲜感,亲切感。那么的强劲,那么的自然。诗歌可以这样写吗?来不及疑虑,就豁然开朗:诗歌真的可以这么写。这些平实的、没有任何暗指、隐喻的话语,这些朗朗上口的话语,原来都是可以入诗的”。^[1]确实,七窍生烟并不是一个善于在自己的作品中故弄玄虚的人,生活中诸多常见的事物往往变成他诗里的意象,如“火车”“木马”“树”“房屋”和“鸟”等。新湘语诗歌是当代湖南文学的一种重要现象,追求一种自然的呈现,新湘语诗人使

用充满湘味的语言书写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想,口语式的诗歌语言更能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在新湘语诗人那里,诗歌已成为一件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事情。“汪志鹏说,我写我看到的。他没有任何非份之想,从不奢望作中心话语、主流意思的传声筒。他居住在长沙这样一个灯红酒绿的城市,精神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浪汉”。^[1]他的诗散发出的是生活中泥土的气息,充满了原始的味道。梁实秋说:“伟大的文学亦不在表现自我,而在表现一个普遍的人性”。^[2]七窍生烟的诗歌贴近生活,加深了读者对生活以及人自身的思考。诗即生活,生活

收稿日期:2014-01-08

作者简介:段晓磊(1986-),男,河北邢台人,湖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即诗,简朴的文字无法掩盖七窍生烟在诗歌中所隐藏的人性话语。

梁实秋在《我是怎么开始写文学评论的》一文中指出:人“在超越了自然境界的时候,运用理智与毅力控制他的本能与情感,这才显露人性的光辉”^[3]。作为人的本质特征,人性“有着不以任何事物为转移的属性”^{[4]253},并且“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作品之基础”^{[5]103}。七窍生烟称自己的诗歌只是记录自己“流汗的经过”,这看起来与梁实秋所说的“永久的,普遍的,固定的,没有时间的限制与区别”^[6]的人性有着不小的出入,然而普通与伟大的修饰语在“人性”的话语下,各有各的阐释意味。七窍生烟的口语诗大都是由生活而来的一些只言片语,但是平凡的文字织出的却是生活中的奇观。

一 简单的文字:生活中的奇观

闻一多曾经指出诗歌要“把握生活”,使“文学底宫殿必须建在现实人生底基础上”,也就是说,形而上的精神生活必须要由形而下的生活来主宰,“形而上学惟其离生活远,要它成为好的文学,越发不能不用生活中的经验去表现。形而上的诗人若没有将现实好好把握住,他的诗人的资格恐怕要自行剥夺了”^[7]。闻一多在二元对立的思想框架下,为了抬高生活在诗中的位置,自然要贬斥所谓的形而上的精神生活。但无法否认的是,“诗人知道投入生活”,“如果他同意投入生活,那并不是命运的目的,他知道如何利用旅行。他能从丑陋和愚蠢中产生出一种新型的奇观”^{[8]13}。这样来看七窍生烟的诗歌,就可以找到他的视点与日常生活的契合处,这也是他的诗歌所着力表现的地方。

七窍生烟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记得20年前,在老家做了一个梦之后,我就来到了长沙,20年一眨眼过去了,一切都显得那样的不真实,我仿佛又做了一个梦。不同的是在老家时我在工厂里烧锅炉,只会流汗做卖力气的活。到了长沙后不仅会做卖力气的活,干完活后还学会了用笔记下流汗的经过,然后就觉得汗没有白白的流了。”到底梦是生活,还是生活是梦?弗洛伊德说,文学作品就是作者的白日梦。诗人书写生活,记下了这个白日梦,这大概就是七窍生烟写诗的一个理由。

“在长沙/在海口/做梦都想回到的地方/竹山还在/老屋还在/一只活蹦乱跳的小猪/让你的回忆/多了个句号/在白云之上/你依然望了望老屋大概的方向”(《还乡》)。很多诗人都有一个心灵上的故乡,并且时刻准备着能启程回乡。但是现实的生活却无时无刻地在提醒人们,过去的离开就已经意味着现在的无法回归,回家的愿望只是敏感诗人的一个虚假的自我安慰。时空下的疏离感,永远无法得到平息。故乡有什么值得如此牵挂?答案必然离不开一个“情”字,友情?亲情?七窍生烟在《距离》和《元旦》中分别描述了空间和时间下的亲情。“妹妹的手机/一直没有打开”,“家里的电话/她应该知道/她就是不回”,“妹妹在那叫做白溪的地方/做什么”,“我坐车回长沙的车上/还打了一次妹妹的电话/‘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我想象不出妹妹的生活”(《距离》)。诗人和妹妹选择了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生活,空间距离的背后是难以名状的疏离感,这是思念和担心所无法跨越的。与空间对亲情的阻隔相比,时间带来的变化是无法颠覆的。“父亲走在右边/母亲走在左边/我在中间/三个人走在资江的堤上/冬天的阳光/同时从前面照着我们/我感到/不仅仅是温暖/还很安全/父亲问我/多少年没有这样走过了/我说是的/说完递一根烟给父亲”(《元旦》)。诗人在父母眼中永远是孩子,可就在“我”递烟的这一瞬间,时间的残酷显而易见,“我”的成长换来的是父母的逐渐衰老。《梦中写的一首诗》写一个人一生中的“8岁”“18岁”“28岁”“38岁”“48岁”“58岁”“68岁”,在蒙古包里唱歌的吉玛一天天地老去,诗中每句话看起来都是在重复着毫无意义的事情,而“外面格格木尔草原,一望无际的延伸”(《梦中写的一首诗》)。吴投文在诗歌《主题学》中慨叹“时间的敌人在时间之外”,“时间本身并不会凋谢”^[9],对于周而复始的大自然和本身并不会凋谢的时间而言,吉玛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法逃出这个陷阱,这首诗在平静的语言中流露出一种悲怆的情绪。

“中午打老表电话/老表说/你在哪里/我说在新化/老表讲/你吃饭了没有/我说没吃/老表说/我在乡下啊。”(《无题》)金钱和利益腐蚀了人的内

心,这比时空带来的疏离感更加可怕,可以想象,电话另一头的“我”该有多无奈。来自乡下的何美丽,为了见在城里上学的儿子一面,舍不得一块钱的车费,带着满满的一行囊,里面有她为儿子亲手准备的“一罐子剁辣椒”和“一大盆蒸熟的米粉肉”。经过一个上午的跋涉,当她拉住儿子的衣角唤他的名字时,“何美丽的崽/一把挣脱何美丽的手/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何美丽》)。母爱永远是伟大的,但欲望主宰的世界对母爱的回报也许是误解和伤害。何美丽的遭遇在诗人的笔下并没有被刻意强化,但我们却感受到了一位母亲所受到的心灵伤害。

即便如此,生活依然要继续,“早晨你要买些什么菜/你记得吗/大蒜,白萝卜,芹菜,豆角/镜子里剩下阳光/和风对话”(《无题》)。七窍生烟的文字简单而又平淡,似乎一阵微风就可以拂去。可愈是漫不经心,他的诗就越具有某种震撼力。他貌似无情的叙述也许隐藏着别样的感情。

二 迷醉的心灵:别样的感情,别样的诗

闻一多认为,“诗是个最主观的艺术”,感情与诗有着一条切不断的纽带,“诗人胸中底感触,虽到发酵底时候,也不可轻易放出,必使他热度膨胀,自己爆裂了,烈火喷石,兴云致雨,如同火山一样——必须这样,才有惊心动魄的作品”^[10]。黄曼君将闻一多所划分的两类“情感”做了系统的总结,“一类是较柔和的情感”,与“思想相连属,是由观念和理智而发生的情感”,带有明显的“思想倾向和人生追求”;“另一类是依赖于感觉的热烈情感”,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只有男女间恋爱的情感,是最热烈的情感”^{[4]244}。毫无疑问,闻一多的诗倾向于后者,而七窍生烟则含蓄得多。但不论是火热的还是柔和的语言,诗本身都离不开对情感的书写。

古往今来,众多的诗人都十分钟情于“离别”的场景,如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高适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别董大》),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等。七窍生烟也不能免俗,他的诗《上车》便是一首离别诗,“满脸络腮胡子的人/站在车窗的

外面,/火车还没有开/那个人/用手指沾着唾液/一笔一划/在车窗上/弯弯曲曲/像蚯蚓一样的文字/李亚伟说/那是蒙文/阳光照着我对面/女人眼睛里的泪花”(《上车》)。与其他诗人不同的是,七窍生烟将自己置身“离别”之外,“零度”描写成为可能,其笔下的诗如同摄像机镜头所摄下的画面,一种别样的感情就这样通过貌似无情的叙述展露无遗。

与向往回家类似,回归大自然也是许多人的梦想。自然是美的,甚至具有纯化心灵的功效。波德莱尔曾指出:“诗的本质不过是,也仅仅是人类对一种最高的美的向往,这种本质表现在热情之中,表现在对灵魂的占据之中,这种热情是完全独立于激情的,是一种心灵的迷醉,也是完全独立于真实的,是理性的材料。”^{[8] 206}商品化的大潮加强了人们对物质的渴望,真正的诗人是孤独的,他必须为了维护诗性忍受清贫甚至是现代人不解的眼光。文学即人学,诗性即人性。文学的本体意义是“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5] 103}。

七窍生烟的一首诗极有意味,“那些白色的云朵/数也数不过来/它们一会儿跑到天边/不见了/你站在草原上/看看/四周无人/俯下身来/咩咩咩地/叫了几声”^[1]。七窍生烟曾慨叹分不清自己与树的区别,其实何尝不是树,置身于纯净的大自然又有谁能说出人与羊的区别?“人性并不是存在什么高山深谷里面,所以我们正不必像探险者一般的东求西搜。这人生的精髓就在我们的心里”,人往往对近在咫尺的东西视而不见,无论它多么重要。但这并不能遮蔽人性存在于平凡生活中的事实,“纯正的人性就在理性的生活里就可以实现”^[11]。你可以说诗人的想法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倒退”的,不符合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但是,这仅仅是将人放在“人类中心”的位置上,利用“工具理性”的实用精神,进行功利性定位。诗人摒弃了偏见,将“人性”置于内心,而人的心灵则是与众不同的。人性既然被放置在内心,那么,人性自然就无法具有物质本身的实在性,类似于人的意识,它空无飘渺却又时刻存在着。也许正如西方的先哲们所假想的那样,人的内心是向善向美的,而这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因素。

七窍生烟的诗也有某种幽微的哲思,看起来很平淡,却值得咀嚼。“我在湘江边/一个人/和一条河流/河是流动的/它不属于一个人/一个人是移动的/可以移动到河的东岸/或者河的西岸/也可以从水中飘过”(《或者河的西岸》)。河流不属于一个人,它只能潺潺向前,而人则听从内心的召唤移动,可以是“东岸”,可以是“西岸”,也可以是“从水中飘过”。七窍生烟在诗中追求的也许并非是“永久性、普遍性”的人,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风吹过来/风不大/树的叶子/一片/一片掉下来/我就是/那样的一片叶子/在秋天掉下来/没有任何意义”(《无题》)。人曾经编织出一个上帝,骗自己死后会有天堂,以此来消解死后的虚无带给活着的人的恐惧,但谎言毕竟是谎言。人的生命本身是有限的,可经由心灵流露出的诗却是向善向美的,这足以使人凭借诗的无限性,暂时突破自身的有限性而达至无限。

三 植根大地,诗意栖居

七窍生烟描写凡人的窘境,有非常细致的观察,流露出复杂难言的悲悯情怀。“擦鞋的女人/戴黑色的眼镜/她总是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先生擦鞋吧/没人答应/她就转身而去/就在他转身/那一瞬间/她右脚的皮鞋/裂开一道口/好像在喊/先生擦鞋吧”(《无题》)。“擦鞋的女人”通过擦鞋这一体力劳动来换取在城市中的艰难生存,她的身份是卑微的,给人擦鞋换取报酬如同乞讨。她自己的鞋子由于质量低劣和保养不当反而“裂开了一道口”,困顿的生存状态立即显露出来。然而,海德格尔从“农鞋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却听到了“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成熟谷物宁静的馈赠,及其在冬野的休闲荒漠中无法阐释的冬冥”^[12]。同样是劳动者的鞋子,七窍生烟笔下鞋子的女主人陷于被异化遮蔽的生存窘境中,而海德格尔文中农鞋的主人则是诗意的栖居。在海德格尔看来,充满诗意的诗与“此在”的生存状态有着必然的联系,只有植根于大地的人才有可能识破“洞穴”的骗局,思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惟其如此,才能够在所从事的艺术创造中得出真正的、符合真理的体验和认识。“诗意并非飞翔和超越于大地之上,从而逃避它和

飘浮在它之上。正是诗意首先使人进入大地,使人从属于大地,并因此使人进入居住。”^[12]七窍生烟笔下鞋子的女主人则脱离了大地,给自己编制了一个虚假的城市幻影,陷入商品经济大潮之中无法自拔。七窍生烟从擦鞋女人卑微的生活中,发现了在城市幻影的摇晃中一种令人心碎的忧郁感。

我们生活在一个拒绝诗歌的贫乏时代。绝大多数人陷入现实的物质生活中,流连于充满诱惑力的情欲之中。就连诗人自己都无法完全抵挡这种引诱,“告诉你好了/我真的不可以/像一棵树/那样挺拔/然后把头发拔光”(《无题》)。但是诗人是特殊的,他必须具有自己的信仰才能称得上是诗人,无论他的终极在天堂还是在人间,“诗乃宗教,需要付出绝对的虔诚;真正的诗人少而又少,出诗集与诗人的称谓没有必然的联系”^[13]。生活在一个贫乏时代的诗人,“必须特别用诗聚集诗的本性。那所发生之处,我们可断定诗人的整体生存顺应着世界时代的命运。我们其他人必须学会倾听诗人的言说——这个时代隐藏存在因而遮蔽存在,假如我们不想在这个时代蒙混过关,通过分割存在物来计算时间的话。”^[14]诗本身并不承担道德规训,它所蕴含的只是诗人的生命体验。也许七窍生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的诗中表现出某种犹豫和含混的东西。

在现代社会,虚无获得了比以往更加强大的力量,这得益于现代人对“人类中心”的解构,如果说上帝的隐去引发了人类的信仰危机,那么“人死了”则使得世界完全地碎片化和平面化,意义和价值被前所未有地颠覆,现代人陷入空前的困惑之中。“我们今天的栖居也由于劳作而备受折磨,由于趋功逐利而不得安宁,由于娱乐和消遣活动而迷惑。而如果说在今天的栖居中,人们也还为诗意留下了空间,省下了一些时间的话,那么,顶多也就是从事某种艺术性的活动,或是书面艺术,或是影视艺术。诗歌或者被当作玩物丧志的矫情和不着边际的空想而遭否弃,被当作遁世的梦幻而遭否定,或者人们就把诗看作文学的一部分。”^[15]“我被雨淋湿/这是因为/我没有带伞的习惯/你见过一只打伞的鸟没有”(《无题》)，“伞”是人类文明的象征,下雨了,诗人就像天空中的鸟一样,尽情地享受大

自然的恩惠。人造的工具给人带来更多的舒适和物质满足,但是一旦沉迷其中,人的本真就被人自身的欲望遮蔽了,甚至人本身都有可能沦为人工工具的奴隶。海德格尔所推崇的“诗意栖居”并非是要将人拔离大地,恰恰相反,“诗意栖居”并非悬浮在现实的上空成为一个精神贵族,而是植根大地。七窍生烟笔下朴实的文字“并不飞翔凌越大地之上以逃避大地的羁绊,盘旋其上”,他在诗中想要做到的正是“将人带回大地,使人属于这大地,并因此使他安居”^[16]。

生活在现代工业社会,奢谈终极关怀与灵魂救赎是一件遭现代人鄙视的无奈的事情,霓虹灯下扭动的的腰肢无限地趋近本能和欲望,诗人的精神家园早已被遗弃。诗人渴望找到精神安身立命之所,以拯救自我;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诗揭示本真的生存状态,以照亮他人。“你又花了一个晚上的/大好时光/你应该站到窗子边/看看大海/黑暗中的海/和白天的大海/一定有着某种关系/他们都离你/那么的近/你看着远处的火车/早已停止旋转的木马/你的沉默/是大海的延续/我有点累了/这个秋天的夜晚/我不再是天空中的那只鸟/黑暗中的海/慢慢把我淹没/我唱着戴花就要戴大红花”(《无题》)。世间“远处的火车”和“早已停止旋转的木马”勾引了“你”的目光,面对近在咫尺的“大海”却是无边的沉默。“我”也累了,这个秋天的夜晚“我”不再是那只天空中的鸟,隐没在黑暗中唱着自己喜欢的歌。世界本身是荒诞的,但诗人的存在却是要勇敢地面对绝望的处境,七窍生烟以自己“坦然的”诗歌担当着平凡的生活。潘知常直言:“在某种意义上,人活着,就是让荒诞活着”^[17]。虚无驱逐了价值和意义,勇敢地面对它,便是创造价值和意义。永恒是奢侈的,但七窍生烟的诗却让人有理由相信,有了诗歌的陪伴,即使是有限的生命,也可以是快乐的。

参考文献:

- [1] 庄宗伟. 走出围城的新湘语诗歌[N]. 湖南日报, 2003-10-22.
- [2] 梁实秋. 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M]// 梁实秋. 浪漫的与古典的.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21.
- [3] 许祖华. 双重智慧——梁实秋的魅力[M]// 黄曼君. 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 244.
- [4] 黄曼君. 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
- [5] 梁实秋. 文学批评辨[M]// 梁实秋. 浪漫的与古典的.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 [6] 梁实秋. 书评两种[M]// 梁实秋. 文学的纪律.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194.
- [7] 闻一多. 泰果尔批评[M]// 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 3卷. 北京: 三联书店, 1982: 441-444.
- [8] 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 [9] 吴投文, 朱立坤. 中年生活[M]. 香港: 银河出版社, 2013: 13.
- [10] 闻一多. 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M]// 闻一多. 闻一多论新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 10-13.
- [11] 梁实秋. 文学的纪律[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116-112.
- [12] 海德格尔. 艺术作品的本源[M]// 海德格尔. 林中路.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16.
- [13] 吴投文. 土地的家谱[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3: 114-115.
- [14] 海德格尔. 诗·语言·思[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 85.
- [15]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 上[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463-464.
- [16] 海德格尔. 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 92-93.
- [17] 潘知常. 荒诞的美学意义——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观念[J]. 南京大学学报, 1999(1): 110-118.

责任编辑: 黄声波